

資質通鑑

貴賓通鑑

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拜王脩及其副劉茂皆爲將軍封
列侯脩舍人曹平樂從脩至粟邑因留仕漢言於曜曰
大司馬遣脩等來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彊弱俟其復命
將襲乘輿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脩於市
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曰孤事
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旣得
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
平樂三族 帝令羣臣議郊祀尚書令刁協等以爲宜
須還洛乃脩之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卽行郊祀
何必洛邑帝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巳地辛卯帝親
祀南郊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詔琅邪恭王宜稱

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已爵加於父乃止 初蓬陂
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
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爲
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逖川益
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
降石勒 周撫之敗走也徐龕部將于藥追斬之及朝
廷論功而劉遐先之龕怒以泰山叛降石勒自稱兗州
刺史 漢主曜還都長安立妃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
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爲太原王冲爲淮南王敞爲
齊王高爲魯王徽爲楚王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羊氏即
故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

下開基之聖主彼云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帝王
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妻於爾時實不欲生
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
夫耳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
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大饑士衆
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
之陳安退保縣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逼寔遣
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江東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
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
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

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于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挑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五千戶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卒飢散欲移保上谷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曹嶷遣使賂石勒請以河爲境勒許之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儁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荊州刺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初敦患杜曾難制謂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荊州及曾

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
爲侃所敬責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
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爲荊州刺史王敦
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獫
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足矣敦
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
書譬解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
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
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魏該爲胡
寇所逼自宜陽帥衆南遷新野助周訪討杜曾有功拜
順陽太守趙固死郭誦留屯陽翟石生屢攻之不能克

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
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今宜改國號以單于
爲祖取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陛下又王中
山中山趙分也請改國號爲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光文
配上帝 徐龕寇掠濟岱破東莞帝問將帥可以討龕

者於王導導以爲太子左衛率太山羊鑒龕之州里冠
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非才不可
使導不從秋八月以羊鑒爲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
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鴛等討之 冬
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岳六程遐等勸
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

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爲趙國太守皆爲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成寅即趙王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爲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領門戶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以石虎爲單于元輔

都督禁衛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止
公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張賓任遇優顯羣臣莫
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
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
曰右侯而不敢名 十二月乙亥大赦 平州刺史崔
毖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
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
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毖所親勃海高瞻力
諫毖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崔毖
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
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旣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

貳一則疑吾與苾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
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庖閉門
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庖有
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
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庖使召其子翰於
徒河翰遣使白庖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
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
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
必矣今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它虞非策之得
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庖猶疑之遼東
韓壽言於庖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

密若竒兵卒起倚其無備必破之策也。虜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以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虜出兵大戰。虜使其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虜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虜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崔欸聞

之懼使其兄子燾詣棘城僞賀會二國使者亦至請和
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鹿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
首服鹿乃遣燾歸謂燾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
隨之燾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衆悉降於鹿鹿以
其子仁爲征虜將軍鎮遼東官府市里案堵如故高句
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鹿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
衆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伯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禮
恒安平人琮鑒之孫也鹿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不就
鹿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它也今晉室
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
同斯願柰何以華夷之異介然踈之哉夫立功立事惟

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龐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勸龐除之龐不從瞻以憂卒

初鞠羨既死苟晞復以羨子彭爲東萊太守會曹嶷徇青州與彭相攻嶷兵雖彊郡人皆爲彭死戰嶷不能克久之彭歎曰今天下大亂彊者爲雄曹亦鄉里爲天所相苟可依憑即爲民主何必與之力爭使百姓肝腦塗地吾去此則禍自息矣郡人以爲不可爭獻拒嶷之策彭一無所用與鄉里千餘家浮海歸崔曄北海鄭林客於東萊彭疑之相攻林情無彼此疑賢之不敢侵掠彭與之俱去比至遼東曄已敗乃歸慕容廆廆以彭參龍驤軍事遺鄭林車牛粟帛皆不受躬耕於野宋該勸龐

獻捷江東虜使該爲表裴嶷奉之并所得三璽詣建康
獻之高句麗數寇遼東虜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
句麗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仁乃還 是歲蒲洪降趙
趙主曜以洪爲率義侯 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
風以附晉王保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顗周
庸據陰密據草壁秦隴氏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
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

三年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氏曜進拔
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于桑城曜
還長安以劉雅爲大司徒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
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衛其實拒之 段末

杯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
家君不忘父要請相與共擊末杯續許之遂相與追擊
末杯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鴛攻薊後趙王勒知續勢孤
遣中山公虎將兵圍獸次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
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
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
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獸次聞續已沒
衆懼而散復爲虎所遮文鴛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
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
以爲忠釋而禮之以爲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克敵獲
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吏部郎劉胤聞續被攻言於